

无悔的路

(自传体小说)

槐华

—

/ 1943 一日本军官狂挥长刀怪叫，“Banzai¹ Banzai Banzai !”

全运动场小学生和我乐坏了，连喊，“Bangsai² Bangsai Bangsai !”

扦插种出的木薯，比7岁的我还壮！一天，汉奸带宪兵来抓三叔，幸亏他早已躲藏到火车桥边四脚亭。过后，舍³恨恨地说，“那汉奸叫黄堆金，去年2月18‘大检证’⁴，差点被他认出——我在端蒙演过抗日话剧、参加端华合唱团。”

72年后，我才从资料查到那狂舞武士刀的日酋，竟是：使马来亚（当年包括新加坡）成三年八个月血海的东条英机！

1946和平第二年，我插班端蒙小二。放学后，经陶英小学，爱在校门外跟着唱——

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
锄头底下有自由呀！
啲呀嗨呀嗨嗨
锄头底下有自由呀！
呀嗨嗨啲呀嗨.....

我尤其“悦着”（迷上）那女教师甜美的歌声哪！之后转上柴船头，紧盯着打铁店叮当的火花，飘旋在栗色的新加坡河上。

隔年，三叔带我到金炎路一旧屋，激动地说，“这里，战前是星华义勇军总部⁵，我认识马共林江石.....”

一天，还带我到结霜桥，三叔挺高兴，因为买到旧唱片《伏尔加船夫曲》；“来，三叔送你英军听筒，学无线电吧！”

从此，我老往结霜桥跑，后来得到弟国珪的2元相助，才买得起1D8真空管、军用电池（9伏特+1.5伏特）。

小六。特别喜欢王鸿锡先生的自然（物理）实验——

“看好啊！两个半球合在一起，还封了蜡；我现在抽掉球内空气，谁力气再大，也‘伯’⁶

¹日语 万岁

²潮语 Bang³sai² 放屎

³我称父亲为“舍”（潮语 Sia³）

⁴1942.2.15 新加坡沦陷，易名“昭南岛”。2.18~21，被杀害计10万人。

⁵1947.3.8以后为南侨女中校址

⁶潮语 bei⁴ 掰

不开！你‘Tarzan’¹，来试试。”

“Tarzan”毫不费力，“啪”一声，球‘伯’成两半。

哄堂。

“两片玻璃，斜波咯²、斜波咯插入水中，‘伯’也‘伯’不开，”转向“桃花”，“来，你来！”
“桃花”脸吓白，“熊”³一下，“先生！我、我不敢……”

王先生乐乎乎，真的“伯”不开！

还有李谷僧先生，“老潮州”，教书时却一口京片子，测验题有重组诗句奖，给10分，例如：每逢佳节倍思亲、天生我才必有用、落日照大旗、踏花归去马蹄香……

一天，李先生严肃地说，“我教书十出年啰！没想到被骗——作文通篇写拜月，最后却说今年中秋下雨——拜月不成！”

不料李先生还走到我身旁，拍我肩膀，“嘿，有小聪明！”

从“丽的呼声”，酷爱《毕业歌》（陈波儿唱）、《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》（郎毓秀唱）……

② 1951 进天主教会创办的公教中学。中二，开始投稿。无意阅读美国小说，惊讶自己小六作文，用的奥·亨利的结尾手法。哈哈！真是天晓得？

到中药店买自然铜，装矿石收音机；进一步制成短波机，十分雀跃——能收听到北京电台——

东方红

太阳升……

舍亲蒋介石，踩烂我的“宝贝”！

明神父对此劝我多作祷告，我不爽，斗胆问，“电子为什么绕原子核转？”

明神父顿失口才，“呀呀呀！那是神、神造物的奥妙……”

我开始读《大众哲学》、《牛虻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……

高二。法国修士 Andrew 指着我大骂，“You! Communist (你！共产党)！”我却继续唱《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》、《团结紧》。

《二万五千里长征》使我忒向往革命圣地——延安！

普希金《高加索的俘虏》，神奇地，教我爱上远方灰色、红色、蓝色的峰峦，那车尔吉斯女郎的恋歌呀！似乎久久地萦回在我心上……

¹ 电影中人物“泰山”

² 潮语 Sia⁵ po¹ lo¹ 斜斜地，po¹ lo¹为拟声词。

³ 潮语 him⁵ 撒娇又流转的眼神

3 1957 姐国珊供我念南大（南洋大学）物理系。翌年，在水塔上，我朗诵——

我又如此梦想，
探望那维吾尔姑娘。

这是我的第一首诗《昨天，今天》。

9月，我遇到的，却是南侨女中的辫子姑娘，为她写过情诗《谁知道呢》，她“报答”我，只是脸上泛起了红霞，和一秒钟的微笑……

毕业前夕，借到列宁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》、杨沫《青春之歌》和马共诗人铁戈的《在旗下》。

1961 我教中学物理，备课时才惊奇：11年前王先生失败的“两个半球”实验，竟是著名的德国“格里凯马德堡实验”¹——史上确乎记载：左右各8匹马，才拔得开真空的圆球！

第一次写小说《先有绿叶后有花》，发表在1961.4.5 星岛报。

1962 我化名到住联（乡村住民联合会）教文化班。12月7日出版第一本诗集《水塔放歌》，政治部立即警告长空文化社，“‘铁条’——这是你王思诚的外号，对不对？嘿嘿！你们，几个潮州人呀！常在水廊内² 24号喝咖啡。槐华，原名鄞国琦，瘦瘦的，不就在中正总校教数学³？”

方修先生告诉我，“哦？！那家伙叫饶力吉。”舅父还打听到：饶在1949与人合办《中南画报》，于1951被查封，摇身一变成为卖命的X人。

我随即停用“槐华”，到1986共用40个新笔名。

1963 “二二”白色恐怖！我直到8号（元宵节），才“冒险”回古晋路5号家。娘一面拜观音（瓶子插一束石榴花，滴着泪），一面倒咖啡给我。我触及壁上的普希金画像，十分钟内，急写出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——

泪水迷蒙我的眼，心上有你的声音：
“火的道路，不变的深情……”

和《这颗心》——

我如果不爱红日，
敌人永远高兴……

像火花，诗迅速开遍民丹山脉，以及麻营各黑牢。

¹The Guericke Magdeburg Hemispheres Experiment (1651)

²Mohamad Sultan Road

³其实我教的是：生物、化学和历史

不晓得谁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毛泽东）手抄本给我？——留学澳洲的公教范平岛同学？南大物理系阮存惠？南大学生会执委郑元成？

与辫子姑娘 K.H.结婚时，我28岁。夏彬当时逃亡到巴生，还托人送来珍本《毛主席诗词》，使我深受感动¹！

1965年4月5日，我用“开心人”笔名，在《现代文艺》第6期发表讽刺喜剧《君子好逑》，惊动了师资学院（TTC）院长孙一尘，转由政治部蓝焯泮（Lam Chit Puan）出面，拘传杂志注册人邝美质问话。我找陈维忠律师，他读后大笑，“OK！我乐意代表出庭。”

邝小姐胆小，擅自在南洋商报、星洲日报刊登道歉启事。不过至今，我仍然感激她，始终没供出我！

1963~1964我担任中正戏剧会顾问期间，与黄芳奎校长争辩过，故而1966我被教育部调去圣婴中学，哈哈！又是教会学校。

1967年10月，我化名“吟思航”去康乐（康乐音乐研究会）文学股担任文学课，一开始即印发铁戈诗二首《在旗下》——

每天，
 每天，
我在旗下
 跑着.....

和《我是罪人》。

学员们热情火速高涨，既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又朗诵“每天，/每天.....”。我又分析上海话剧本《红灯记》（后来改为京剧样板戏），还办起《歌唱叶立天》朗诵小组——

可记得铜锣合唱团的军号，
 奋起五百万人民的刀枪？
可记得新加坡河畔的灯火，
 你写下仇恨的乐章？

音乐股随后发动“学习叶立天”作曲班。无人知道——槐华是诗作者。

1968~1969.10 我执笔《抗日之歌》、《歌唱马来亚》和《送军粮》²，扭转了新春革命文艺晚会亲中国文革一面倒的风气.....

发表小说《红日照遍马来亚》³。

¹ 1955送过我《高加索的俘虏》

² 《送军粮》是诗剧，我署名“霜天”；“宣红”只执导。

³ 刊登在1969.2.22第二届《新春革命文艺晚会》特刊

4 1970.1.30康乐、醒华校友会被查封；被捕的十个人中，有赤道艺术研究会李才茂（作曲笔名：黎斌），不久被放逐广州。

隔年3月，我主编出版《赤道诗刊》，用新笔名席宜发表发刊诗《文艺卫兵歌》，并由霜晨月以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之蒙古风格谱曲——

1= \flat E $\frac{2}{4}$

$\underline{3} \ \underline{6} \ \underline{1} \mid \underline{2} \ \underline{3} \ \underline{6} \ \underline{5} \mid \overset{6i}{\underline{6}} - \mid \underline{6} \cdot \quad \underline{5} \mid$

从赤道瞭望东方，

$\underline{3} \ \underline{6} \ \underline{1} \mid \underline{5} \ \underline{6} \ \underline{5} \ \underline{2} \cdot \quad \underline{5} \mid \underline{3} \ \underline{3} \ \underline{6} \ \underline{5} \mid \overset{5}{\underline{3}} \quad - \mid$

不落的太阳把世界照亮……

立即亲人唱，X人盯！到最后一期（第4期），更刊出《鲁迅纪念专页》和铁戈《在旗下》诗三首。

1974.6我主编出版《乡城文艺》，发刊词《乡城初放向阳花》，借用“漫天皆白……”（毛泽东《广昌路上》），表达我的心情！却依然灯光主任似地，舞台越来越红，到最后3.4期合刊，索性刊出《团结起来到明天》，介绍《国际歌》；更以“土记者·支农”名义，独家报导这年11.19~12.5吉南华玲、霁北宜力各地，声势浩大的农民、胶工、大学生示威行动。孰料马来亚革命之声加以转播，我敏感到“出事”了！漏夜通知注册人、新大女生郑福治离家出走……

三

5 1977.4.30（这天是马共党庆47周年）。我接到神秘电话，“鄞先生，早上有出门吗？”“你打错电话了！”我冲下楼，特务穷追在后；我冲进巴刹，不料另一特务迎面扑来；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铐铐得我鲜血直进！被押回家，劈见几个特务狂搜特搜，连工具箱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圣经》都不放过；最后扛走我全部录音带、无线电器材。没收护照。啊！——

临行，我伸出被铐伤的手
沉重地，又把摇篮摇……

——《小女儿》

“别了！十年后见！！我内心呐喊，明知 K.H. 教书未回家……

被押下 Whitley Road 地下鞠刑室，随即被蒙面人暴力脱光！冷气像西伯利亚寒流，500瓦灯泡直照着我。主审官¹意外地客气——

“鄞先生！请你来，坦白吧！”

“穿回我的衣服！”

¹Case Officer C.O.

“甬发火啦！男、女政治犯到这里，都要被脱、脱光光，像亚当、夏娃，嘿嘿嘿！Cool¹！——印尼、马来西亚有的女政治犯，还被强奸！.....”C.O.迳自微笑着，转向左边蒙面打手，“给他的‘那个’遮半吋.....”回过头来，骤然厉声地——

“你，为什么替马共装发射机？”

“我，没有！”

进来一个高佬，戴石戒指，用海南腔命令我，“双手反扣背后！我现在要打你！你如果挣扎或反抗，死伤你自己负责！”

猝料他猛拳击下，我和椅子翻跌，胸口剧痛，眼泪直流.....

临了，辜加兵来把我扛走。

第二天劳动节。我只能在黑房内爬行——完全不能坐立！

第三天——

“你参加解阵²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装过发射机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捐两百块？快说！”

“.....”

“有没有？2 hundred Singapore dollars（两百叻币）！”

“那是学生失业多年，来向我求助！”

“就是有啦！你是诗人、教师？呸！Stupid（笨）！”

突然一个黑袋从头罩下，四、五个打手猛打猛踢，我狂喊、跌倒在地，仍被踩、被揪头撞墙，最后晕倒！又被泼冷水醒来，却替我穿回衣服，抱我坐椅子上。

“鄞老师！”来个专家，笑容可掬，“部长希望你能合作.....”

“？”

一特务递给我热咖啡，“部长请你喝 Espresso 啦，多有面子！嘻嘻嘻！”

..... 二辜加兵把我抬走。

6 Interrogations（审讯）

“你发表在《乡城文艺》第2期用‘习之’笔名的散文，写得不坏呀！不输给你的《水塔放歌》，喃喃喃！”老头文雅地，“快告诉我，那个带日本黄旗军官到端蒙小学巡视的视学官，是谁？”

“我没写‘端蒙’、只写‘柴船头’！”

“哦！？——”老头知道失言，假笑，“嘿嘿！散文中那陈老师的汉奸哥哥是、是、是不是陈善傑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有个亲戚、也和陈善傑同路，叫陈栋荪，战前教爱同，有没有？”

“不记得！”我忽而发火，改用潮州话，“你，就是陈善傑！”

一巴掌打过来，我的眼镜飞了.....

¹ 爽 凉快

² 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——马共的外围组织

7 7月21日傍午，正在看鲁迅《朝花夕拾》，忽然来通知我“转校”——明月湾(Moon Crescent Centre)。

没有明月，
一湾 长满了
铁刺网

B₄楼下竟有乒乓桌，我20年未打乒乓；尚有菜园，自昭南岛时期种过木薯和苋菜，绝缘锄头更久远；蓦然忆起“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.....”（《锄头舞歌》）。

晚上，B₅传来女高音——

我站在铁窗边，
遥望祖国万里天，
壮志冲云霄，
仇恨满 胸膛.....¹

似听见“满”后的休止符，蓄着万钧雷霆与千滴泪。

.....失眠。念想南大学弟铁雄诗，“烈士枪林搏生死，丈夫牢里挑日月”！想到这，就任由岗楼探照灯扫射身上、随那百多只臭虫吸血到天亮。

每逢星期日，有伙伴教歌，如《再见吧！阿妈妮》等各国红色歌曲，却无人能教我《湄南河》。

E=6

6̣. 6̣ | 3̣ 3̣ 2̣ 1̣ 6̣ 1̣ 2̣ | 3̣ - 2̣. 3̣ |
站 在 祖 国 的 南 方 ， 仰 望

5̣ 6̣ 3̣ 5̣ 6̣ - | 6̣ - - - |
北 方

当晚直哼着这支《歌唱六·一七大捷》，暗下决心——今后除了写诗，更要学作曲！
囚号：SP1263

8 半年后，又被铐上、押离明月湾；喜见 K.H.、小女儿和岳母“Jumpa ”²出来、走在路边，

¹《我站在铁窗边》 陈锦新词 钟积成改词 方歌曲

²马来话 会见，这里指探狱

竟情不自禁，高喊，“桂花¹呵！~~~~”

一重拳砸在我腰上，“哎哟！”，又一拳！

回 Whitley Road ——

第二天，来人竟是符史俊——

“鄞老师！还认得我吗？”

“？”

“1962年在中正，教过我历史；毕业后，我念南大。你谈过，‘汉奸张弘范攻陷杭州，叫人勒石宋人张弘范灭宋于此，哈哈！有吗？’”

“为什么你记得这样清楚？今天我要说：应在南大湖边，勒石华人灭华文于此！”

“大胆！你敢骂‘Tsar’（沙皇）！”符迅速地转为嘻皮笑脸，附在我耳边，“老师！今天要救你出去……”

“你？还不是老皇历？——你们写好‘悔过书’，等我一签名，就释放！”

“不！跟以往不同！Confidential（保密）——政府不公布你的‘悔过书’……”

“啥？我轻蔑地用“啥”斥白他。

“妈的！简直对牛弹琴！”符拍桌。

我怒极，更出力拍桌，“老师是‘牛’，你、你、你是什么禽兽？”

他冲过来要揍我，被两个“阿宝”（政治犯都这样叫特务）拉住。

舒适的沙发间。美女 C.O. 瞄我一下——

“吃朱古力，请！”

我木然。

“想请教您宋词，可以吗？”语气像周璇唱《叮咛》，“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”²作何解？”

“用鲁迅诗回答你吧！——‘梦里依稀慈母泪’，”说到这，我潸然……

来个权威，有跟班替他提公事包，所有“阿宝”都唰地起立，“Boss（头子）！”

“Are you fine（你好吗）？”他扶一下名牌眼镜，笑半下，“你是诗人，也会作曲？……”变戏法似地，他换一口京片子，使我不禁瞪他一眼；只听见他柔声说，“为李总理写一首诗，赞美他‘推动华语运动’，咋样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作曲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像你这样死硬到底，成语说得 very good（好极了），‘遥遥无期’——关到死！”

彼右眼不到两分钟就自动闭落——我猜想他是蔡忠龙（“铁军”），最初风度翩翩，

“鄞先生！你比我老，几时要‘出去’，开口！”

“老规矩！”

¹ 内人的名字

² 应系五代牛希济《生查子》

“什么‘老规矩’？干您茶¹！”他还拍桌呢。

“大大小小十几个‘专家’都知道我‘死硬’——扬言撰写新加坡式《红岩》²！所以每回审讯，都款待我——咖啡+书报！”我存心激怒他。

“哦！这样‘大牌’——比陈平还大？！”

换“砖家”——

“认识韩山元吗？”

我早在1959就在夏彬家见过他，第一印象极坏——浮誇！1960他用笔名“宋丹”，在《行动週刊》“飞镖”。1961中四罢考，他被开除出中正“八人行委”；外号“低啲”（唸呐）。1967，他以1931.3年代，中共王明“残酷斗争”“无情打击”那套，妄想打击我！1973我在《南涛》第2/3期，用“鞭马”笔名，发表讽刺诗《天下第一吹》，揭露他的思想，一路走来正如60年代末左翼作家罗无所形容的，“忽左忽右的垃圾箱”！

但今天问我，偏答“不认识！”

“砖家”讽刺我，“韩一来，什么都交代了！哪像你？只出一本薄薄《水塔放歌》。”

“嗨！人家是‘大文豪’？‘文笔好’？”³

隔天，牧师来“汗盒子”⁴——

“你是公教毕业的，跟你重温圣经吧！”

“No! You're no match for me, OK（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如何）？”

“谈谈……”

“好吧！你找本 NIV 新约给我。”

“什么 NIV？从未听过！”

“NIV 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（国际版），但英王詹姆斯一世（King James 1）下令当时⁵权威散文家编译的古版本，比后来迄今的 NIV，”我见他汗滴金十字架，再逼一句““King James is still the best”（詹姆斯王<古版本>犹是最好的）这句话也从未听过？”

牧师 John 落荒而逃。谁知耶稣可怜见！两星期后他又来——

“哈罗哈罗！”John 发抖，喊成“阿老阿老！……鄞先生！NIV 找到。”

“你要谢主！但我坐牢，有的是时间，自己研读就行，你！请便吧！！”

“My God（我的上帝）！……”John 悻悻然、跛着脚走远，喃喃自语，“今天，碰到‘魔鬼会引用圣经’啦！”

我早就知道：要学好现代英文，必须1. 精读詹姆斯王《古版本》；2. 萧伯纳剧本——善用 preposition（介词）；3. 海明威小说；4. 语法、国际音标。

翌日，“陈善傑”又出现，“你脾气似乎不太好？！换去‘吃风楼’住爽爽，政府可是最欣赏你潮州人‘好亮’⁶。

¹ 拟声词 gan⁴ nin² nie² 干你娘

² 罗广斌、杨益言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

³ 韩“坐了24天的黑牢”（？），后为早报达人。

⁴ 英俚语戏称单囚房为“汗盒子”（Sweatbox）

⁵ 1535

⁶ 潮语 haon³ liang² 好出风头

9 Jervois Road “吃风楼”

草坪如画。送何标¹铁线草（用破杯盆栽）。他以笔谈，告诉我“秘闻”：1. 梁国新（“我知道，南大第一届物理系。”）2. 余文锁（“星洲日报记者”）3. 易润堂（“哦！当过文化部长……”）都被谢太宝²（“南大第3届物理系”）骂退！

“做人呀要‘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’”何标最后竟引用了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。他接着写，“1963年初，我读到《水塔放歌》，‘让我们紧记住祖国的召唤，/永远，永远……’太感动了！”紧握住我的手。

“谢谢、谢谢你！”我一激动，忘记笔谈，用“雷公”声朗诵，“‘相信吧！/呵，自由！你在地牢里/才最灿烂！’³”

又押回“汗盒子”——

无铁窗⁴！4呎日光灯24小时干扰照射。频频播放“识时务者”声明。房6平方米、墙4面深灰蓝色、黑木床、无被枕。4到6月酷热40°C。我每次快窒息，就像鱼那样，伏在水泥地上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喘气。被剥夺纸笔！

猛记起土耳其革命诗人希克梅特，他在黑牢中秘密写诗，十年出狱后就忆写并出版。他有名诗——

.....
我还是那颗心，
还是那颗头颅。

于是，1979年起，我独弹心弦，作起流亡似的歌.....

半年后，三个专家见我——

“政府调查清楚了——你的确没参加地下，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坐穿牢底？”

“你们逼的！你们有个老大牌，一直挑战我，要打碎我的诗笔！我不服！”

专家哄笑，“What for kissing the prison bars? Romantic（干嘛？爱吻铁窗。罗曼蒂克）！”

“我，为诗人的名节而圣战！神、圣、战、斗！”说完，我闭目养神。

不料第二天，正因为我那句“为诗人的名节而圣战”，遭受更剧烈的毒打，某“砖家”还嘶喊，“打！打死你的缪斯⁵！.....”

¹ 1963.2.2~1981.6.1 坐牢18年4个月 我有歌《白昼的黑夜》（2007），悼念他。

² 1966.10.29被捕，关26年、软禁6年，共32年！1989.1.29我有诗《夜是锈染的别离》，写给谢太宝同学。

³ 18世纪英·拜伦诗

⁴ 蒋家王朝关死囚，亦有铁窗！

⁵ Muse的译音 诗神

1981.5.9 释放我，监视两年。

每回我走在前，一特务跟后、另一特务在街对面。我读过郭沫若的《海涛》，写1927.12南昌起义失败后，逃亡日本。郭对特务说，“替我提公事包，我就跑不了！”哈哈！特务乐意极了……两年后，就停止跟踪我，但“陈善傑”仍然不忘游说，“回去教书吧，薪水近4千，GEIC¹南大老‘左’，太剥削你了，才1千！……”

10 1986.11 距《水塔放歌》24年，我才出版第二本诗集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；谁知半年后被禁，被抓去内政部警告4小时，随之恶梦不断——被问话6次，日期如下：

- 1 . 1987.6.6
- 2 . 1988.6.17
- 3 . 1990.2.15
- 4 . 1990.11.21
- 5 . 1992.2.27
- 6 . 1993.2.4

2. 那回，因为新发表《乡音》（忆亡母）——

十一年前
初次 Jumpa
瞧你捎来的
端午粽子
泪滴不已……
谁知您回去后
竟得了
心脏病！

3. 因为《血燕》（“舍娘”——父母亲）——

舍娘 梦中来
五味姜
石榴
——一叠伤心事呀
多少亲人含泪的
眼睛

“陈善傑”、蔡忠龙、“红下颏”南大生……，力劝我停笔！
我顿悟，这是鲁迅导师常说的“软刀子”？新式“民王主义”？

¹ 1979~1984独家专卖美国 Motorola 电脑与半导体给中国

代跋

1

五个月写完历史小说《熄灭的北斗》，和这自传体小说《无悔的路》（遗憾的是，写不出新加坡式《红岩》!）

2

易卜生¹说，“在艺术中应当坚持勿失的，不只是天生的才气，还有充实人生使人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。”

啊！“一九七九 / 缪斯 / 赠我新的琴”以来，我正是带着这样的“热情与痛苦”，不改爱我所爱、恨我所恨的誓言，继续走我《槐华的诗长征》，和歌不尽呀！《南方·北方》……

槐 华

2017.2.15 ~6.7

¹（1828~1906）挪威剧作家，以《娜拉》、《人民公敌》最为著名，是继莎士比亚、莫里哀以后，欧洲戏剧的第三个高峰。